

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巴荒的西藏心灵史——

ཉི་མའི་དཔེ་མཛུགས་ལྟུང་པ་

Temptations of Sunshine and Wilderness

巴荒◎著



进入阿里这个久久潜入我内心的强烈愿望已势不可挡。我觉得西部荒野的大自然潜藏着我最隐秘的生命之源，一种秘密的呼唤正等着我去回答和验证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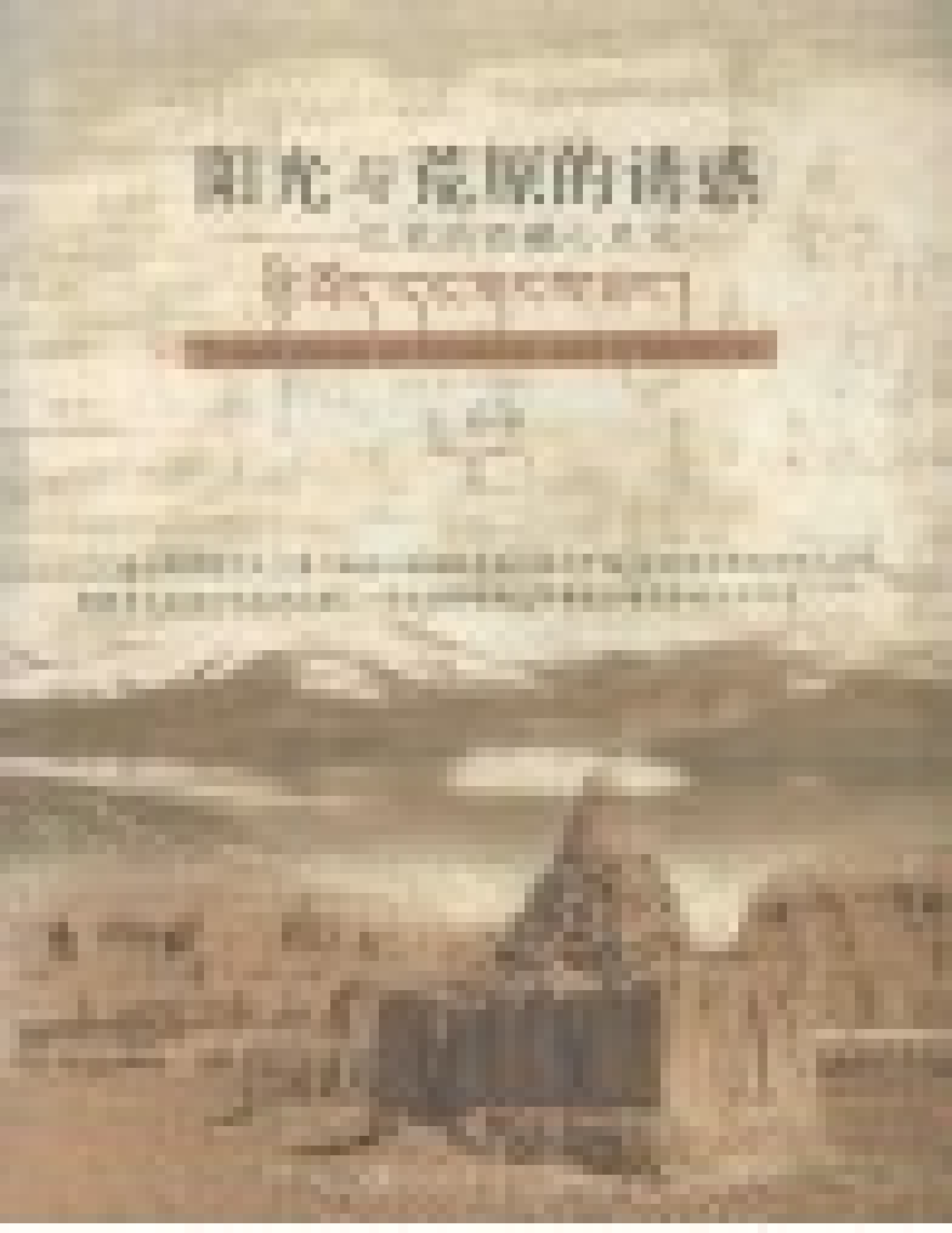


阳光与草原的诱惑

——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牧业生产

作者：[作者姓名]

[出版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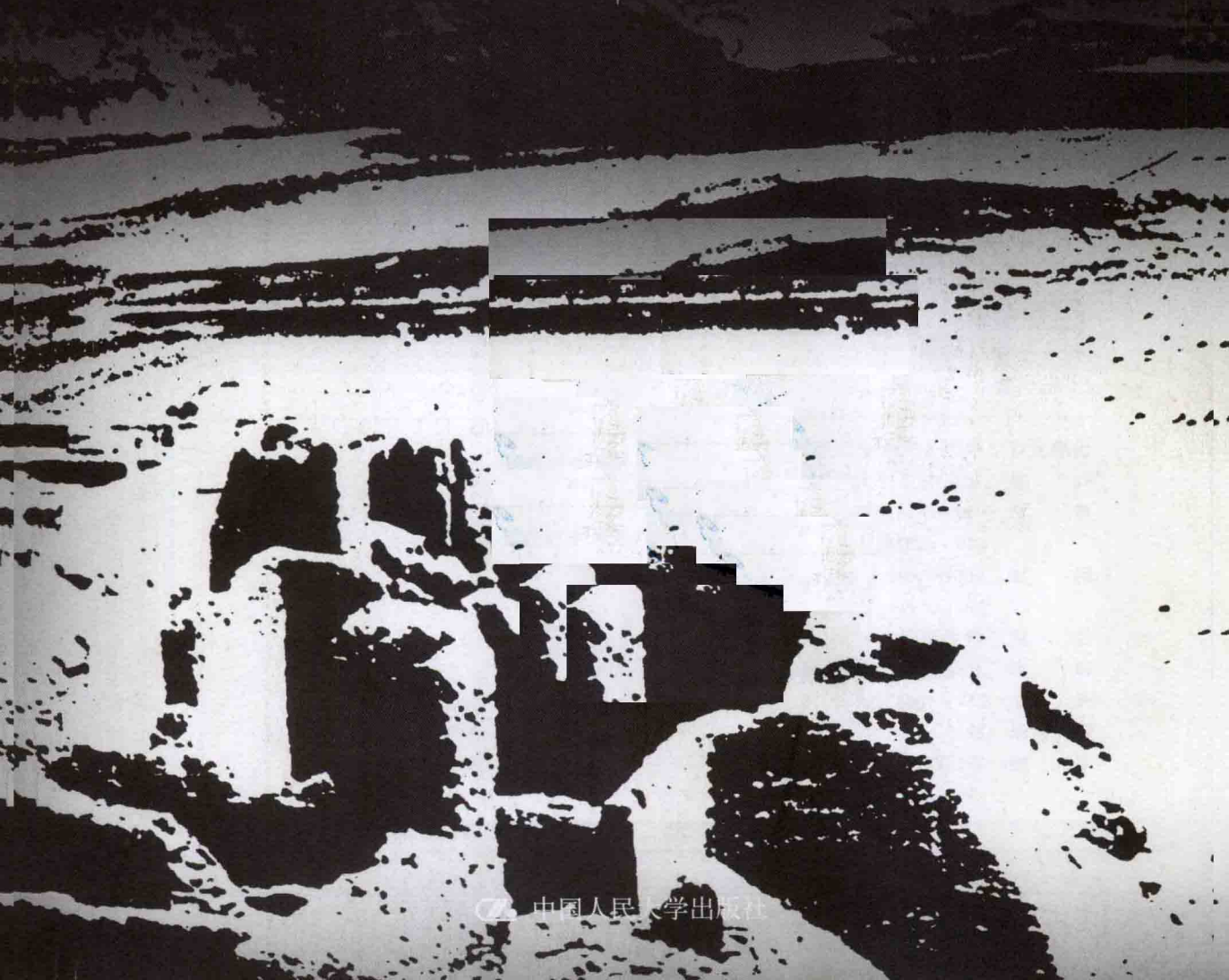
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巴荒的西藏心灵史

ཉི་མའ་དང་གངས་མཐོང་།

Temptations of Sunshine and Wilderness

巴荒◎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与荒原的诱惑:巴荒的西藏心灵史/巴荒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ISBN 7-300-05213-4/G·1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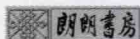
I. 阳…

II. 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3476 号



阳光与荒原的诱惑——巴荒的西藏心灵史

巴荒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5351(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宝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203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我以为这本经历了坎坷的出版过程，并10年来以不同形式和版本面世的书应该是划上句号了；我一直渴盼在一个比较从容的心态和时机下，整理那些尚未出版的大量手稿，还有近30年来行走他乡所做的旅途日记，以及各种从艺的心理历程和思考的笔记。但自去年9月以来，国内竟有数家出版社相继提出以图文版形式再版《阳光与荒原的诱惑》。我也没有想到，从这本书出版以来直到今天，我依然还能得到读者的关心，包括来寻找书的和关注我的健康情况并提供帮助的，我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几部未完成整理工作的书稿，怀着感激之情来重新修订这部凝聚着我的部分人生、我的情感与精神世界的书。

本书原著的出版和书中所述事情发生在上一个世纪。本次出版为阅读方便所做的修改，即将存在叙述不统一的地方，诸如“本世纪50年代”改为“20世纪50年代”，是基于今天的叙述，而行文中所存在“一年前”或“两年前”，却是基于上一个世纪的“今天”所做的叙述，即在事件发生的进行时间里和写作的过去时间里的叙述。这种叙述彼此存在的冲突无法协调，敬告读者加以分辨。本书其余的修改部分仅限于个别章节目录和少量的删节及段落调整，其余基本保留了全部原文。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本书得到责任编辑李强先生的细心审阅和对原著所存在的部分语法错误的修正，特在此表示感谢。本书还得到唐汉先生及许多朋友的指点和修正，在此一并致谢。

巴 荒

2003年9月15日

寻找青鸟

作为一个东方的女性，我从事艺术，关注生命与自然之种种相互关系，像所有的“痴人”一样探索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追求“文明”而又渴望“回归”，却既无法摆脱文化亦无法摆脱非文化的存在，无法摆脱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不断的失落，亦无法摆脱追求更高层次文化与宗教以及生命的渴求所产生的困惑——生命的核心是一座巨大的荒原，而西部的自然反射着生命的奇观……

许多年过去了，无论世上发生何种变故，我始终不能忘掉那些时光，也不能丢掉那些东西。它们究竟是什么？我想，使我不能遗忘的东西，一定是生命中最本质、最有价值的东西，人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或被寻找着什么，它可能仅仅是一种精神或者说是一种状态。它有时附在一事一物上，有时却游离在不知方位的虚空里。我曾总是固执地寻找和等待，幻想它在某一具体的物或事上完整而永恒地显现，并在精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苦苦地搜索……经历了彷徨、失望和离奇的艰辛，我终于一次次发现了它，它却一直就与我同在——那就是这种与原始自然和它们派生出来的情感割不断的神秘联系和独特的理解。人生也罢，艺术也罢，对我来说，一切动力和创造热情皆源于此。因此，才有了我数次独行西藏阿里的冒险生涯。

我想以我对自然、对一切生命体和对艺术强烈的爱，以我生命的体验并努力超越个体生命意义的视觉，来再现和赞颂西藏独具魅力的、带有象征意义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而它言未尽，言不能尽。

但我希望：我打开了一个窗口，使人们发现，青鸟就在我们自己的肩上。

巴 荒

1989年12月

十年之际，回首西藏，西藏之行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匆匆而过。

我在那个充满诱惑的土地上停留的时间真是太短了，我不曾想过要走遍它的每一个角落，但我却因为她的诱惑而走遍了我自身的每一个角落。

在那块土地上的走，也许我是走得太急了，走得太动情了，一次就耗掉我百倍的热情和精力；两年之中四次进进出出，停留在高原的时间加起来仅仅是一年，而独自在心中释读这份西藏情结，却已经用了整整十年。我知道，要彻底地释读它，或许这真得用上整整一生。

在那块土地上的走，我的确又是走得太慢了，在那块土地上停留的时间也的确确是太久了，移动一步就要耗掉我十年的精神。回首十年，西藏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实在是漫长。

我不断地对自己说：西藏对我应该划上一个句号了。或者说：我对西藏应该划上一个句号了。过了一年半载又一年半载，我不断地问自己：“怎么还没能划上句号？”许多朋友也一直期待着我能将我心中的西藏全部写出来，然后对西藏划上一个句号。他们都明白，我还没有能从西藏走出来，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走不出来了，也曾经以为不将话说尽就不可

能走出来，同时，我也曾经因为走不出来而对她保留了一份永久的神秘情感，我长年地陶醉于其中，沉沦于其中……

回首西藏，“其实，我至今也不能分清，一个行为的过程里面，有多少是为理性的思考和哲学的关怀，多少是对文化的关注和情感的宣泄，多少是为神圣的职责和义务，多少又是为身不由己的命运驱使和对生与死的放逐……”

我像是被一阵风吹进西藏的，那风既轻柔又刚烈；我又像是被一股风暴卷入西藏的，那风暴如闪电一般突然。

我带着一分天真和希冀，带着单纯和执著去渴求世界的单纯和执著，而我发现了自己并不了解的更为复杂的世界；那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包容着构成“生与死”的一切因因缘缘，给人一个浓缩了的完整的人生体验……多年之后，我又从那个复杂的世界发现单纯。

第一次走进西藏是壮丽的或者说是壮烈的，虽然当时既作为《中国美术报》的一个编辑，又是作为一个虔诚的朝圣者，带着一半对城市文化的逃避和对“荒原文化”的追求，去关注西藏当代美术现状和神秘的西藏……那时我对西藏并不了解，对自己也不能算真正地了解；再次进入西藏是清醒的又是迷茫的，作为一名中央讲师团成员，我无愧于那一次神圣的义务和工作，但我自身却存在于一个更大的困惑之中，西藏的诱惑使然，我再次获得置生死于不顾的机遇，风尘仆仆奔向无人区，浪迹天涯般在西部边远的山区，固执地要“做些什么”……而真正的理解却是在离开她和离开了自己那个英雄主义的模式之后。

每走一遍西藏，都是一次朝圣的旅途，每一次朝圣，都是在自身未知的领域里再度的“旅行”；每写一遍西藏，都是重新在高原上走一遍，每一遍这样的“走”，都是在自身的领地再“旅行”一次；我一打开沉甸甸的“西藏日记”，我拿起笔重新整理它们，我就又走进了西藏……

而每“走”一遍西藏，我都有新的与阳光和荒原的对话。我越走越深，我是一个特殊的旅游者，从阳光灿烂的“风景”走到了历史深处扑朔迷离的“风景”，走到了人的情感和理性深处的“风景”，我知道，那是一条没有止境的路，一个没有止境的话题。

我也知道，一定会有这么一天，我会把一切放在一个固定的距离之外，对自己询问：那是我吗？或者说那是一个完整的全部的我吗？我还会有新的发现。

十年之际，我才觉得我终于有了要离开西藏的感觉了，我把握着自我而寻找着自我，十年的旅程之后，我才知道，这十年的寻找其实是一个从实现自我到欲摆脱自我的旅行。或许，某种新的里程才将要开始了。

十年之际，或者说，西藏终于要离我有一个距离了，我将能更清楚地观望西藏和我的西藏。我知道，我的西藏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一个与自己有着某种相同属性的符号，因此，我还不敢说我已彻底地走出那个带有象征意义的阳光与荒原，我依然注视那道层出不穷的历史的风景线，依然从那道风景中看人类，也依然从那道风景中看见自己。

我对西藏和西藏的阿里充满了特别的感情。一年多以前，恳请博学而才华超群的藏族学者格勒先生为我的《西藏古文明之旅》作序时，谈及阿里，我情不自禁地自认为自己是“阿里人”，阿里成为我搏击生命的最强音，我的脉搏时时感到在同它的历史和现在一起跳动，它使我在我的天性与自然、宇宙和人类的冥冥感应之中获得丰富而博大的内容，它使我的追寻、眺望、聆听、触摸和对源源不断涌现的世界的分辨获得一次次更新的感受。

我说：“我挚爱着养育过我的精神的每一寸泥土，敬重和羡慕生活在高原上的人，西藏，是一种无法比拟的独特的给予和被给予。”

记得1987年第一次离开西藏，我将这种对西藏的特别的感激之情告诉一位真正懂得西藏的朋友，他回信说：

“你讲了那么多不必要的感谢的话，要懂得是那太阳……”

巴 荒

1996年10月9日于北京

记得1987年第一次离开西藏，我将这种对西藏的特别的感激之情告诉一位真正懂得西藏的朋友，他回信说：

“你讲了那么多不必要的感谢的话，要懂得是那太阳……”

巴 荒

1996年10月9日于北京

目 录

CONTENTS

1	序 言	
	拉萨印象	1
27	雅砻河谷寻源	
	走进阿里	53
71	等待生命	
	冈底斯的诱惑	91
117	访达拉喀·探古象雄	
	孔雀河夕阳	137
153	古格的诱惑	
	巡游古格艺术与秘史	173
207	扎布让日记	
	托林秘语	239
271	象雄古国风景的诱惑	
	白马非马	293
309	日喀则校园日记	
	荒原万里	329
363	穿越秘境	
	走出荒原	391
413	后 记	

拉萨印象

北京

拉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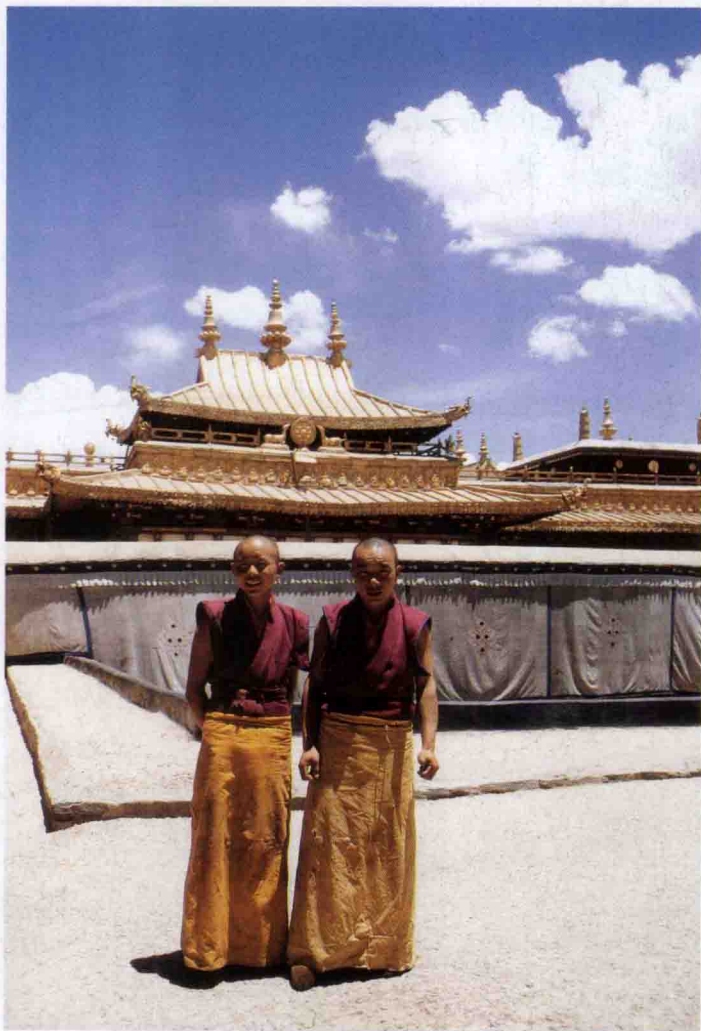
1987/1988

北京往拉萨的飞机一离开地面，那个想了又想的想法终于在向现实转换的过程中，摆脱虚妄的捉摸而获得全新的行动快感。亢奋的血液与膨胀的想像力随着海拔高度的增高而升腾，一些极不具象的感觉向脚下浩瀚的云层扩散……

我隐隐觉得有一桩命定的事务在等待着我，一切正像舷窗外扑朔迷离的云海隔离着山川和大陆，而我正在穿越它们就像欲穿越灵魂的迷雾，抵达某一个期盼中的彼岸。

◎

我在拉萨见到的少年喇嘛和青年喇嘛都是极其活跃而富于幽默感的人。他们不畏惧陌生人，比成年人更爱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只是一种特殊的等待时刻：在模糊不辨而又充满奇异的诱惑中，我一直在寻找着什么？

飞机落在拉萨贡嘎机场，犹如降落在一个宇宙中的航天站。这就是4000万年前的古特兰提斯海消沉后又隆起的神秘地域，被称之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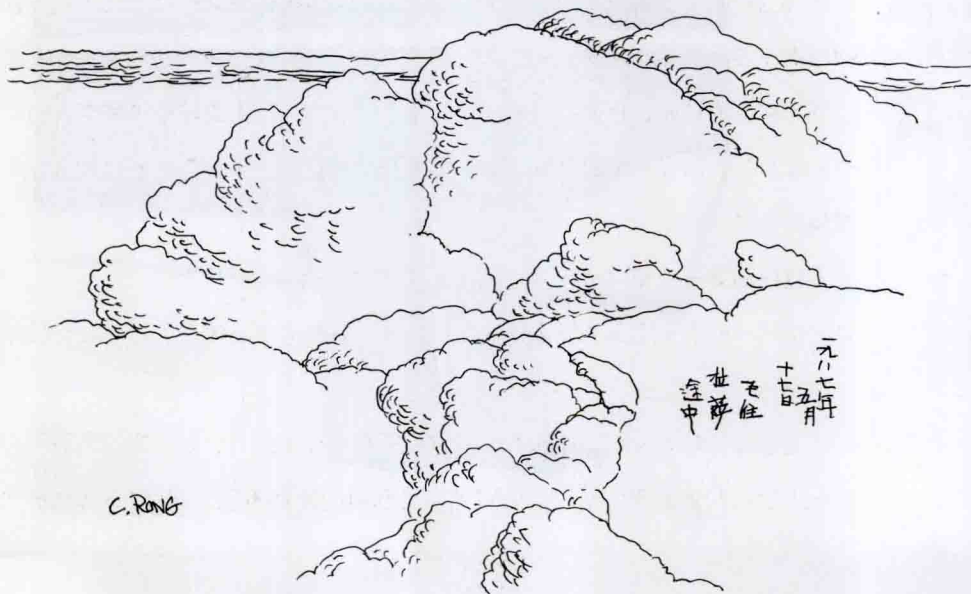
两小时的车程之后，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在焦急的盼望中终于出现，它如金子般嵌在远处拉萨平原突起的峰峦上，那么小？车子沿雅鲁藏布江边逆行至拉萨河口，穿过著名的曲水大桥，它旋即就在眼前，活脱脱一座耸入云天的雄伟宫殿……阳光灿烂。天，如掉进了宝石蓝的染缸，蓝天下，万物一派红黄蓝绿白和金银镶嵌……

1

有过南方城市雾雨蒙蒙的童年和少年，也有过被称之为秋高气爽的北国之日，但落在海拔3650米的西部拉萨，突然被绚丽的色彩和耀眼的阳光映照和透

◎

这是我坐飞机第一次告别北京进藏，它伴随我最初所有风起云涌的感受。
记1987年5月17日在万米高空所见“云海”。



◎
进藏前的作者



射，我先是感到双目阵痛，然后是在充足的阳光和透明的空气中狂喜，并发现缺少阳光的地方是那么地不幸。

这真是一个特别受宇宙恩宠的地方，新老城区加起来也只有几平方公里的高原古城，年日照量却达三千多小时，紫外线辐射的强度超出平原两倍以上。夏季的日照从早上七点一直到晚上十点。如火轮般燃烧的太阳，让我想起那使凡·高的热情和执著变得疯狂的“阿尔的阳光”，生命落在这块高地的阳光下就像铁锤敲在铜幢上迸溅出火星一样。我觉得一种在绚丽的色彩和强烈的热中沸腾的东西，在体内扩张，我连同眼前寺院的金顶、红墙、巨大的转经筒和老百姓手中的摩尼轮，还有八廓街自由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杂货摊，在阳光下都像一锭锭燃烧的金子。

拉萨的第一个夜晚，我梦见大地是沸腾的火池，而我在飞，在逃离一个高高的围墙，追逐天上那个诱人的火轮；后来，我坠落在火池中，像一块炉铁被烧炼得通体透红，渐渐被熔化……

在这儿，我如同患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所描绘的那种不眠症，夜里没有睡眠，对拥有充足的阳光和时间兴奋不已，“觉得不睡觉挺快